

內科摘要 女科撮要
保嬰撮要

明·薛己等著

薛氏医案选 下册

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为《薛氏医案选》的下册，内容包括《内科摘要》、《女科撮要》、《保婴撮要》三书。

《内科摘要》二卷，为薛氏内科杂病医案。全书主要列内科亏损病证：元气亏损内伤外感、脾胃虚寒阳气脱陷、命门火衰不能生土、脾胃亏损停食泄泻等二十一种，计二百余案。每案论述病因、病机、遣方用药，以及预后或误治等。辨析深刻，文字精练；虽皆为亏损之证，但治法各异；每卷之后并附各证方剂。宜于临证参考。

《女科撮要》二卷。上卷列妇科常见病证：经候不调、带下、乳痈、乳岩、阴疮等；下卷列产科病证：保胎、小产、胎衣不出、产后腹痛等，各十五种。每病证先论述其病因、病机及治则，然后列举临证治验。每卷之后总附各证方剂。本书论述精要，切于实用。

《保婴撮要》二十卷，为薛铠、薛己父子合著。前十卷是薛铠所著，其中治验部分为薛己所增；后十卷皆为薛己所著。本书为儿科专书，全书论及小儿内、外、五官、皮肤等各科病证二百二十一种。每种病证首论病因、病机、治则，次载本证验案以及各种治法，最后附录各种方药。全书内容翔实，条目清晰，验案颇多，并有识见，其选方用药切于实用。可供儿科临证时参考。

下 册 总 目

内科摘要·····	(总409)
女科撮要·····	(总475)
保婴撮要·····	(总551)

内 科 摘 要

吴郡 薛 己 著

新都 吴玄有 校

目 录

卷上	5
元气亏损内伤外感等症一	5
饮食劳倦亏损元气等症二	9
脾胃亏损心腹作痛等症三	12
脾肾虚寒阳气脱陷等症四	13
命门火衰不能生土等症五	15
肾虚火不归经发热等症六	17
脾胃亏损吞酸噎腐等症七	19
脾肾亏损停食泄泻等症八	21
脾胃亏损停食痢疾等症九	23
脾胃亏损疟疾寒热等症十	25
脾肺亏损咳嗽痰喘等症十一	27
各症方药	31
卷下	35
脾肾亏损头眩痰气等症一	35
肝肾亏损血燥结核等症二	36
脾肾亏损小便不利肚腹膨胀等症三	37
脾胃亏损暑湿所伤等症四 附 食生冷入房	39
肝脾肾亏损头目耳鼻等症五	40
脾肺肾亏损小便自遗淋涩等症六	42
脾肺肾亏损虚劳怯弱等症七	44
脾肺肾亏损遗精吐血便血等症八	45

肝脾肾亏损下部疮肿等症 _九 ·····	48
脾肺肾亏损大便秘结等症 _十 ·····	48
各症方药 _{十一} ·····	50

卷 上

元气亏损内伤外感等症一

车驾王用之，卒中昏愤，口眼喎斜，痰气上涌，咽喉有声，六脉沉伏，此真气虚而风邪所乘，以三生饮一两，加入参一两，煎服即苏。若遗尿手撒，口开鼾睡为不治，用前药亦有得生者。夫前饮乃行经络治寒痰之药，有斩关夺旗之功，每服必用人参两许驾驱其邪而补助真气，否则不惟无益，适足以取败矣。观先哲用芪附、参附等汤，其义可见。

州判蒋大用形体魁伟，中满吐痰，劳则头晕，所服皆清痰理气。余曰：中满者，脾气亏损也；痰盛者，脾气不能运也；头晕者，脾气不能升也；指麻者，脾气不能周也。遂以补中益气加茯苓、半夏以补脾土，用八味地黄以补土母而愈。后感于《乾坤生意》方云：凡人手指麻软，三年后有中风之疾，可服搜风、天麻二丸以预防之。乃朝饵暮服，以致大便不禁，饮食不进而歿。愚谓预防之理，当养气血，节饮食，戒七情，远帷幙可也。若服前丸以预防，适所以招风取中也。

一男子卒中，口眼喎斜，不能言语，遇风寒四肢拘急，脉浮而紧，此手足阳明经虚，风寒所乘，用秦艽升麻汤治之，稍愈，乃以补中益气加山栀而痊。若舌瘖不能言，足痿不能行，属肾气虚弱，名曰瘖症，宜用地黄饮子治之。然此症皆由将息失宜，肾水不足，而心火暴盛，痰滞于胸也。轻者自苏，重者或死。

一男子体肥善饮，舌本硬强，语言不清，口眼喎斜，痰气壅盛，肢体不遂。余以为脾虚湿热，用六君加煨葛根、山梔、神曲而痊。

吾师金宪高如斋自大同回，谓余曰：吾成风疾矣，两腿逸则痿软而无力，劳则作痛如针刺，脉洪数而有力。余告之曰：此肝肾阴虚火盛而致，痿软无力，真病之形，作痛如锥，邪火之象也。用壮水益肾之剂而愈。先生曰：向寓宦邸，皆以为风，恨无医药，若服风剂，岂其然哉，乃吾之幸也。窃谓前症，往往以为风疾，辄用发散，而促其危者多矣。

大尹刘孟春素有痰，两臂作麻，两目流泪，服祛风化痰药，痰愈甚，臂反痛，不能伸，手指俱挛。余曰：麻属气虚，因前药而复伤肝，火盛而筋挛耳。况风自火出，当补脾肺，滋肾水，则风自息，热自退，痰自清。遂用六味地黄丸、补中益气汤，不三月而痊。

一儒者素勤苦，恶风寒，鼻流清涕，寒禁嚏喷。余曰：此脾肺气虚不能实腠理。彼不信，服祛风之药，肢体麻倦，痰涎自出，殊类中风。余曰：此因风剂耗散元气，阴火乘其土位。遂以补中益气加麦门、五味治之而愈。

外甥年六十余，素善饮，两臂作痛，恪服祛风治痿之药，更加麻木发热，体软痰涌，腿膝拘痛，口禁语涩，头目晕重，口角流涎，身如虫行，搔起白屑，始信。谓余曰：何也？余曰：臂麻体软，脾无用也；涎痰自出，脾不能摄也；口斜语涩，脾气伤也；头目晕重，脾气不能升也；痒起白屑，脾气不能营也。遂用补中益气加神曲、半夏、茯苓三十余剂，诸症悉退，又用参术煎膏治之而愈。

秀才刘允功形体魁伟，不慎酒色，因劳怒头晕仆地，痰涎上涌，手足麻痹，口干引饮，六脉洪数而虚。余以为肾经

亏损，不能纳气归源而头晕；不能摄水归源而为痰；阳气虚弱而麻痹；虚火上炎而作渴。用补中益气合六味丸料治之而愈。其后或劳役或入房，其病即作，用前药随愈。

宪幕顾斐斋饮食起居失宜，左半身并手不遂，汗出神昏，痰涎上涌。王竹西用参芪大补之剂，汗止而神思渐清，颇能步履。后不守禁，左腿自膝至足肿胀甚大，重坠如石，痛不能忍，其痰甚多，肝脾肾脉洪大而数，重按则软涩。余朝用补中益气加黄柏、知母、麦门、五味煎送地黄丸，晚用地黄丸料加黄柏、知母数剂，诸症悉退。但自弛禁，不能痊愈耳。

庠生陈时用素勤苦，因劳怒口斜痰盛，脉滑数而虚，此劳伤中气，怒动肝火，用补中益气加山栀、茯苓、半夏、桔梗，数剂而愈。

锦衣杨永兴形体丰厚，筋骨软痛，痰盛作渴，喜饮冷水，或用愈风汤、天麻丸等药，痰热益甚，服牛黄清心丸，更加肢体麻痹，余以为脾肾俱虚，用补中益气汤、加减八味丸，三月余而痊。已后连生七子，寿逾七旬。《外科经要》云：凡人久服加减八味丸，必肥健而多子。信哉。

先母七十有五，遍身作痛，筋骨尤甚，不能伸屈，口干目赤，头晕痰壅，胸膈不利，小便赤短，夜间殊甚，遍身作痒如虫行，用六味地黄丸料加山栀、柴胡治之，诸症悉愈。

一男子时疮愈后，遍身作痛，服愈风丹，半身不遂，痰涎上涌，夜间痛甚。余作风客淫气治，以地黄丸而愈。

一老人两臂不遂，语言蹇涩，服祛风之药，筋挛骨痛，此风药亏损肝血，益增其病也。余用八珍汤补其气血，用地黄丸补其肾水，佐以愈风丹而愈。

一妇人因怒吐痰，胸满作痛，服四物、二陈、芩、连、枳壳之类，不应，更加祛风之剂，半身不遂，筋渐挛缩，四

肢痿软，日晡益甚，内热口干，形体倦怠，余以为郁怒伤脾肝，气血复损而然。遂用逍遥散、补中益气汤、六味地黄丸调治，喜其谨疾，年余悉愈，形体康健。

一妇人脾胃虚弱，饮食素少，忽痰涌气喘，头摇目札，手扬足踈，难以候脉，视其面色，黄中见青，此肝木乘脾土，用六君加柴胡、升麻治之而苏，更以补中益气加半夏调理而痊。

一妇人怀抱郁结，筋挛骨痛，喉间似有一核，服乌药顺气散等药，口眼歪斜，臂难伸举，痰涎愈甚，内热晡热，食少体倦，余以为郁火伤脾血燥风生所致，用加味归脾汤二十余剂，形体渐健，饮食渐加，又服加味逍遥散十余剂，痰热少退，喉核少利，更用升阳益胃汤数剂，诸症渐愈，但臂不能伸，此肝经血少，用地黄丸而愈。

一产妇筋挛臂软，肌肉掣动，此气血俱虚而有热，用十全大补汤而痊。其后因怒而复作，用加味逍遥散而愈。

一产妇两手麻木，服愈风丹、天麻丸，遍身皆麻，神思倦怠，晡热作渴，自汗盗汗，此气血俱虚，用十全大补加炮姜数剂，诸症悉退，却去炮姜又数剂而愈。但有内热，用加味逍遥散数剂而愈。

一男子善饮，舌本强硬，语言不清。余曰：此脾虚湿热，当用补中益气加神曲、麦芽、干葛、泽泻治之。

一妇人善怒，舌本强，手臂麻。余曰：舌本属土，被木克制故耳，当用六君加柴胡、芍药治之。

一男子舌下牵强，手大指次指不仁，或大便秘结，或皮肤赤晕。余曰：大肠之脉散舌下，此大肠血虚风热，当用逍遥散加槐角、秦艽治之。

一男子足痿软，日晡热。余曰：此足三阴虚，当用六味、

滋肾二丸补之。

一妇人腿足无力，劳则倦怠。余曰：四肢者土也，此属脾虚，当用补中益气及还少丹主之。俱不从余言，各执搜风、天麻二丸并愈风丹而殒。

饮食劳倦亏损元气等症二

进士王汝和因劳役失于调养，忽然昏愤，此元气虚火妄动，挟痰而作，急令灌童便，神思渐爽。更用参、芪各五钱，芎、归各三钱，玄参、柴胡、山梔、炙草各一钱，服之稍定。察其形倦甚，又以十全大补汤加五味、麦门治之而安。凡人元气素弱，或因起居失宜，或因饮食劳倦，或因用心太过，致遗精白浊，自汗盗汗，或内热、晡热，发热潮热；或口干作渴，喉痛舌裂；或胸乳膨胀，胁肋作痛；或头颈时痛，眩晕目花；或心神不甯，寤而不寐；或小便赤涩，茎中作痛；或便溺余滴，脐腹阴冷；或形容不充，肢体畏寒；或鼻气急促；或更有一切热症；皆是无根虚火，但服前汤固其根本，诸症自愈。若攻其风热则误矣。

光禄高署丞脾胃素虚，因饮食劳倦，腹痛胸痞，误用大黄等药下之，谵语烦躁，头痛喘汗吐泻频频，时或昏愤，脉大而无伦次，用六君子加炮姜四剂而安。但倦怠少食，口干发热，六脉浮数，欲用泻火之剂。余曰：不时发热是无火也；脉浮大是血虚也；脉虚浮是气虚也；此因胃虚五脏亏损，虚症发见。服补胃之剂，诸症悉退。

大尹徐克明因饮食失宜，日晡发热，口干体倦，小便赤涩，两腿酸痛，余用补中益气汤治之。彼知医自用四物、黄柏、知母之剂，反头眩目赤、耳鸣唇燥，寒热痰涌，大便秘

痛，小便赤涩；又用四物、芩、连、枳实之类，胸膈痞满，饮食少思，汗出如水；再用二陈、芩、连、黄柏、知母、麦门、五味，言语谵妄，两手举拂，屡治反甚；复求余，用参、芪各五钱，归、术各三钱，远志、茯神、酸枣仁、炙甘草各一钱，服之熟睡良久，四剂稍安；又用八珍汤调补而愈。夫阴虚乃脾虚也，脾为至阴，因脾虚而致前症，盖脾禀于胃，故用甘温之剂以生发胃中元气，而除大热。胡乃反用苦寒，复伤脾血耶。若前症果属肾经阴虚，亦因肾经阳虚不能生阴耳。经云：无阳则阴无以生，无阴则阳无以化。又云：虚则补其母，当用补中益气、六味地黄以补其母，尤不宜用苦寒之药。世以脾虚误为肾虚，辄用黄柏、知母之类，反伤胃生气，害人多矣。大凡足三阴虚，多因饮食劳役，以致胃不能生肝，肝不能生火，而害脾土，不能滋化，但补脾土，则金旺水生，木得平而自相生矣。

一男子每遇劳役，食少胸痞，发热头痛，吐痰作渴，脉浮大。余曰：此脾胃血虚病也，脾属土，为至阴而生血，故曰阴虚。彼不信，服二陈、黄连、枳实、厚朴之类，诸症益甚；又服四物、黄柏、知母、麦门，更腹痛作呕，脉洪数而无伦次。余先用六君加炮姜，痛呕渐愈；又用补中益气痊愈。

秀才刘贯卿劳役失宜，饮食失节，肢体倦怠，发热作渴，头痛恶寒，误用人参败毒散，痰喘昏愤，扬手掷足，胸间发斑，如蚊所咬。余用补中益气加姜、桂、麦门、五味，补之而愈。

黄武选饮食劳倦，发热恶寒，或用解表之药益甚，再剂昏愤，胸发黑斑，脉洪数而无力，余欲用补中益气之剂，不从而殁。

一儒者素勤苦，因饮食失节，大便下血，或赤或黯，半

载之后，非便血则盗汗，非恶寒则发热，血汗二药用之无效，六脉浮大，心脾则涩，此思伤心脾，不能摄血归源。然血即汗，汗即血。其色赤黯，便血盗汗，皆火之升降微甚耳；恶寒发热，气血俱虚也。乃午前用补中益气以补脾肺之源，举下陷之气，午后用归脾加麦门、五味以补心脾之血，收耗散之液，不两月而诸症悉愈。

癸卯春人日，余在下堡顾氏会间，有儒者许梅村云：舍亲马生者，发热烦渴，时或头痛，昨用发散药，反加喘急腹痛，其汗如水，昼夜谵语。余意此劳伤元气，误汗所致，其腹必喜手按。许往询之，果然。遂与十全大补加附子一钱，服之熟睡而唤不醒，举家惊惶，及觉，诸症顿退，再剂而痊。凡人饮食劳役起居失宜，见一切火症，悉属内真寒而外假热，故肚腹喜煖，口畏冷物，此乃形气病气俱属不足，法当纯补元气为善。

一儒者日晡两目紧涩不能瞻视，此元气下陷，用补中益气倍加参、芪数剂痊愈。

一男子患症同前，服黄柏、知母之类，目疾益甚，更加便血，此脾气虚不能统血，肝气虚不能藏血，用补中益气、六味地黄以补肝脾生肾水，诸症渐愈。

一男子饮食劳倦，而发寒热，右手麻木，或误以为疔毒，敷服皆寒凉败毒，肿胀重坠，面色痿黄，肢体倦怠，六脉浮大，按之如无，此脾胃之气虚也。询之果是销银匠，因热手入水梅银寒凝隧道，前药益伤元气故耳。遂用补中益气汤及温和之药煎汤，渍手而愈。

一儒者修左足伤其大指甲少许，不见血，不作痛，形体如故。后因饮食劳倦，足重坠微肿痛，或昼睡或夜寐，其足如故，误服败毒之剂，寒热肿痛。盖脾起于足大指，此是脾

气虚弱下陷，用十全大补汤而愈。

余素性爱坐观书，久则倦怠，必服补中益气加麦门、五味、酒炒黑黄柏少许，方觉精神清安，否则夜间少寐，足内酸热，若再良久不寐，腿内亦然，且兼腿内筋似有抽缩意，致两腿左右频移，展转不安，必至倦极方寐，此劳伤元气，阴火乘虚下注。丁酉五十一岁，齿缝中有如物塞，作胀不安，甚则口舌有如疮然，日哺益甚，若睡良久，或服前药始安。至辛丑时五十有五，昼间齿缝中作胀，服补中益气一剂，夜间得寐。至壬寅有内艰之变，日间虽服前剂，夜间齿缝亦胀，每至午前并诸齿并肢体方得稍健，午后仍胀，观此可知，血气日衰，治法不同。

脾胃亏损心腹作痛等症三

唐仪部胸内作痛，月余腹亦痛，左关弦长，右关弦紧，此脾虚肝邪所乘，以补中益气加半夏、木香二剂而愈，又用六君子汤二剂而安。此面色黄中见青。

仪部李北用常患腹痛，每治以补中益气加山梔即愈。一日因怒，肚腹作痛，胸胁作胀，呕吐不食，肝脉弦紧，此脾气虚弱，肝火所乘，仍用前汤吞左金丸，一服而愈。此面色黄中见青兼赤。

太守朱阳山因怒腹痛作泻，或两胁作胀，或胸乳作痛，或寒热往来，或小便不利，饮食不入，呕吐痰涎，神思不清，此肝木乘脾土。用小柴胡加山梔、炮姜、茯苓、陈皮、制黄连一剂即愈制黄连即黄连、吴茱萸等分，用热水拌湿罨二三日同炒焦取连用，后仿此。

阳山之内素善怒，胸膈不利，吐痰甚多，吞酸噎腐，饮

食少思，手足发热十余年矣。所服非芩、连、枳实，必槟、苏、厚朴。左关弦洪，右关弦数。此属肝火血燥木乘土位，朝用六味地黄丸以滋养肝木，夕用六君加当归、芍药以调补脾土，不月而愈。癸卯夏患背疽，症属虚寒，用大温补之药而愈。乙巳夏因大怒吞酸噎腐，胸腹胀满，余以他往旬日，或用二陈、石膏治之，吐涎如涌，外热如灼，将用滚痰丸下之，余到诊之，脉洪大按之如无。余曰：此乃脾胃亏损而发热，脾弱而涎泛出也。余用六君加姜桂一锤，即睡觉而诸症如失，又数剂而康。

儒者沈尼文内停饮食，外感风寒，头痛发热，恶心腹痛，就治敝止。余用人参养胃加芎、芷曲、藁、香附、桔梗一剂而愈。次日抵家，前病仍作，腹痛请治，以手重按痛即止，此客寒乘虚而作也，乃以香砂六君加木香、炮姜，服之睡觉，痛减六七，去二香再服，饮食少进，又加黄芪、当归，少佐升麻而愈。

府庠徐道夫母胃脘当心痛剧，右寸关俱无，左虽有，微而似绝，手足厥冷，病势危笃，察其色眼胞上下青黯，此脾虚肝木所胜。用参、术、茯苓、陈皮、甘草补其中气，用木香和胃气以行肝气，用吴茱萸散脾胃之寒，止心腹之痛，急与一剂，俟滚先服，煎熟再进，诸病悉愈。向使泥其痛，无补法而反用攻伐之药，祸不旋踵。

一妇人怀抱郁结，不时心腹作痛，年余不愈，诸药不应，余用归脾加炒山栀而愈。

脾肾虚寒阳气脱陷等症四

谭侍御但头痛即吐清水，不拘冬夏，吃姜便止，已三年

矣。余作中气虚寒，用六君加当归、黄芪、木香、炮姜而瘳。

一儒者四时喜极热饮食，或吞酸暖腐，或大便不实，足指缝湿痒，此脾气虚寒下陷，用六君加姜、桂治之而愈。稍为失宜，诸疾仍作，用前药更加附子钱许，数剂不再发。

一男子形体倦怠，饮食适可，足指缝湿痒，行坐久则重坠，此脾胃气虚而下陷，用补中益气加茯苓、半夏而愈。

一男子食少胸满，手足逆冷，饮食畏寒，发热吐痰，时欲作呕，自用清气化痰及二陈、枳实之类，胸腹膨胀，呕吐痰食，小便淋漓，又用四苓、连、柏、知母、车前，小便不利，诸病益甚。余曰：此脾胃虚寒无火之症，故食入不消而反出。遂用八味丸补火以生土，用补中益气加姜、桂培养中宫，生发阳气寻愈。

一男子每劳肢体时痛，或用清痰理气之剂，不劳常痛，加以导湿，臂痛漫肿，形体倦怠，内热盗汗，脉浮大按之微细，此阳气虚寒，用补中益气加附子一钱、人参五钱，肿痛悉愈，又以十全大补百余剂而康。彼计服过人参一十三斤，姜、附各斤余。

大雅云家母年四十有二，嘉靖壬寅七月，患脾虚中满痰嗽发热，又因湿面冷茶吞酸呕吐绝食，误服芩、连、青皮等药，益加寒热，口干流涎不收，且作渴，闻食则呕数日矣。迎先生视之曰：脾主涎，此脾虚不能约制，故涎自出也，欲用人参安胃散。惑于众论，以为胃经实火宿食治之，病日增剧，忽思冬瓜，食如指甲一块，顿发呕吐酸水不止，仍服前药愈剧，复邀先生视之，则神脱脉绝濒死矣，惟目睛尚动，先生曰：寒淫于内，治以辛热，然药不能下矣，急用盐艾附子炒热熨脐腹，以散寒回阳；又以口气补接母口之气；又以附子作饼，热贴脐间，时许神气少苏，以参、术、附子为末，